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十三回 三部堂同心會審

卻說嚴二聽得堂上吆喝，要取大枷來，將他枷號。那時嚴二慌了手腳，無奈叩頭哀乞道：「小的借銀與老兒，本非歹意。今蒙老爺枷號，則主人之面目何存？恐於理不順。」徐公喝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，自知有罪，卻不自悔，動輒以主人權勢嚇人。」

別個可以被你嚇得，我徐某既奉聖旨來守職，惟知執法如山，再不肯半分徇私的。你恃著主勢重利放債，律例峻嚴，自應按議。何況又以假銀坑陷貧民，加寫券約，種種不法，言之令人髮指。本司只知照公辦事，分毫不苟。」吩咐左右：「快將大枷來！」各差役答應一聲，急急將頂大極重一面大枷，抬到堂階，看時約有一百斤重。徐公喝道：「來給我快些上了！」須臾之間，把嚴二上枷。徐公親執硃筆，標判枷由。寫著：五城兵馬司指揮枷號恃勢騙陷犯人一名嚴二示眾。枷號三月，限滿號辦。

發仰正南門示眾。

枷子上頸脖，嚴二此時無可奈何。徐公吩咐將嚴二發出去。

這張老兒只許繳銀八兩，另有假碎各銀，均交庫吏收貯，判畢退堂。

書吏領了贓銀進內稟道：「老爺，適間枷號嚴二，固屬情理均有。但伊主嚴嵩現任通政，威權正盛。今老爺將他家人按律嚴辦，不無忌恨之念。老爺既已秉公辦理，即當申奏朝廷方是正理，庶有實證，望老爺詳察。」

徐公聽了點頭道：「非你言，我幾忘之矣。須要通詳方可冀邀代奏，如此你可即速繕詳文送閱，以定行止。」書吏應諾，即到外廂連夜書繕詳文，立即送入。

徐公接來一看，只見寫的是：五城兵馬司指揮徐煜邦為奸奴恃勢欺壓赤貧，業已審實，特詳以期俯察事：竊照南城張老兒開張豆腐小店，一向守分。夫妻無子，只有一女，年將及笄。父母三口，相依為命。

迨因本年張老兒店中生意淡泊，拖欠地稅，屢奉嚴催。

張老兒無以為計，憂焦莫解。適送豆漿前往嚴府，而嚴二素日認得張老兒，見其面帶愁容，偶爾詢及。張老兒備將始末罄訴。嚴二即佯為慷慨，許借銀子十兩，約以八扣加三，一月清還。張老兒迫於交稅，明受重利，希圖應手，即日書寫借券，交嚴二收執。時已日暮，嚴二故以假銀相授，張老兒不暇細驗，即將銀袖回家。次日即至銀號兌納。

孰料該銀夾鉛，係嚴二有心坑陷。此際張老兒既不能上納國帑，復又受騙，隨即赴府尋覓嚴二回換。而嚴二預知隱匿，使張老兒欲見無由。直至第三日，始得見面。嚴二即責以不早來之詞。張老兒並述不得見面之由。嚴二正在行計之秋，哪裡便甘易換，說銀是通政賞賜，焉有假夾之理。

原以張老兒貧老無依，噬肥混賴為詞，將要面稟嚴通政送司究辦。

張老兒本乃市傭，忽聞此言，如稚子乍聞轟雷，心膽俱裂，只得抱憾而歸。甫及店門，而公役追迫之聲喧闐一室。正在無可如何之處，恰值住居客人見其情景難堪，不忍見彼狼狽，特捐囊代納稅項。迨至期滿，嚴二即到逼討。時張老兒亦因欠債無償，憂思成病，臥牀閉鋪，自給不暇，妻女枵腹，莫能及償？

故嚴二得肆詈罵，百般索詐。張老兒妻仇氏、女元春，見嚴二迫逼，遂面懇稍寬期限。嚴二遇見元春美貌，便欲共賦桃夭。先自包藏禍心，立寬期限，復以碎銀相助，佯為慷慨而去，實蓋欲藉此以買好於仇氏母女也。迨去後五月不來，實有預算。旋遣李三媽為媒說親，而張老兒夫妻以為其女與嚴二年紀不當，堅執不允。嚴二怒，復遣李三媽致詞，稱說如不允婚，即要還銀。竊將借券加改一十兩為五十兩，欲藉多久以為挾制之術，前來控追。

經職喚張老兒到案，再三研訊，所供不諱，明無遁詞。

隨即喚嚴二赴質，經張老兒面證其非，所有假銀並碎銀等項，當堂呈繳。而嚴二恃勢不服，違抗堂判，實屬目無法紀。忖思京都會至大，豈容此等奸奴作惡，將來必至效尤。

又查律載「家主作官，失約家奴，致作姦犯科，罪止軍徒者，主照失檢律革職」。今通政嚴嵩，身為通政大員，不能覺察一家奴，遂致坑陷良民，抗藐地方官員，實屬不能防範，有虧職守，理合查照國律按議。其家奴嚴二合問議恃勢剝民重例，杖一百，發口外寧古塔充軍。其家主照濫職失約律，照例革責。理合先行具稟憲台察奪。除已將嚴二枷號候辦，合行詳候憲台察奪施行。特此申詳。

右申五城都察監察御史王嘉靖年月日兵馬司徐煜邦書吏把繕稿呈進，徐煜邦看了，立時書了行字。書吏即刻繕正送進用印，立時申詳到監察道處。這監察道御姓王名怨，原是山東臨城人，由進士出身，歷任部屬，特授今職，最是一個忠直之臣。見了詳文，即時收了進內，批道：如果嚴二不法，重利剝民，並用假銀陷害貧戶，大乾功令，仰即嚴究歷來所犯次數，錄供詳報，候具奏請旨定奪。先將張老兒保釋，如質訊，再行傳喚，毋得濫行羈押。

黏抄並發。

這詳文一批，發了兵馬司，敢不領遵。即命張老兒取保回家候訊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那王怨即日具本奏知。嘉靖帝看了本章，私付道：「嚴卿為何失察家人，致被有司參奏？」這是國家定例，礙難輾轉，遂批道：通政司嚴嵩，有無縱容家人滋事，著三部大臣，秉公確訊具奏。如虛坐誣。先將該指揮承審緣由錄報，候旨定奪。

旨意一下，三部大臣領旨，即來請嚴嵩赴質。

看官，你道三部大臣是誰？小子說來。兵部尚書唐瑛，刑部尚書韓臬，太常寺卿餘光祖，這就是三部大臣。明朝定例，凡有在京大小官員作姦犯科者，皆傳三部會訊。當下嚴嵩聽得有旨，發到法司衙門候勘，不禁驚恐，埋怨道：「這奴才好沒來由！有限銀子，怎麼鬧出這般大事來，連累於我。既今奉旨，不得不去。」遂換了青衣便服，來到三法司衙門。恰好三位大臣升堂，嚴嵩只得低聲下氣的報門而進。正所謂：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

嚴嵩既進了大堂，只見三位大人端然坐於座上，嚴嵩只得上前行參。韓臬道：「通政司少禮，請廂房少坐，有話再來相請。」嵩揖退。少頃韓臬吩咐左右，將人犯帶上堂來。須臾，張老兒、嚴二俱已帶到，跪於堂下。韓臬吩咐把枷鬆了，然後問話。左右立即把枷脫鬆，仍帶嚴二上堂跪下。韓臬道：「你就是嚴二麼！」嚴二叩頭道：「奴才便是嚴二。」韓臬道：「你身充通政司家人，自有吃著。何故重利放債，假銀騙陷，改寫借券，藉制貧戶？復敢勒索人家閨女，這就罪不容誅了。你可知死麼？」

嚴二叩頭：「奴才並不敢索賴良民。借銀圖利，這是有的，求大人參詳就是。」韓臬道：「既是奴才，哪有許多銀子借與人家？敢是在外勒索人家的麼？」嚴二叩道：「這個奴才怎敢？」

此項銀子，乃是家主平日賞賜的。」韓臬道：「哪有賞賜得許多？我也明白了，必是你家主交與放債的是真，你卻於中侵易，故意騙人，可是的麼？」嚴二道：「家主身為大臣，焉敢放債圖利？還望大人詳察。」

韓臬看見嚴二口供太堅，不肯成招，便令帶了下去，遂喚張老兒上堂，細問一遍。張老兒就照著前供直稟。唐瑛聽了，想一想，便向韓臬耳邊稱說：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韓臬點頭，便令把張老兒繳的假銀並碎銀二項呈了上堂喚左右，請嚴嵩說話。

須臾嵩至，唐瑛道：「通政不合與銀子這奴才放債，故有今日。如今這錠假銀，嚴二堅供是通政原兌銀子，說這般如此，只恐有累足下矣。」嚴嵩只道真是嚴二所供，乃作揖道：「在下原有些須銀子，交與嚴二生息，俾其藉此養贍，並非圖利肥囊，哪有假銀之理？只是奴才自行換易是真。列位大人，休聽此人謊供。」韓臬道：「銀子現在這裡，足下可看一看是原物否？」

遂將假銀遞與嚴嵩觀看。嚴嵩接著看了笑道：「哪裡是在下的？」

即在下的銀子交與此奴手上，俱有字印。列位大人不信，可即令此奴來面證可也。」韓臬便令取過嚴二上堂。嚴嵩一見大怒，罵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，私用假銀，還敢賴我？我平日交與你的銀子，皆有字印的。為什麼在各位大人面前誣主？」嚴二聽了不知所以，含糊應道：「爺平日交與小的銀子，果有字印的。此錠無印，乃是張老兒換轉了的。」唐瑛聽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你主是個高官，哪有這項假銀來？都是你換了的。」遂請嚴嵩方便，隨即令左右將嚴二仍復上了長枷，把張老兒釋放回家，吩咐退堂。

三位大人商酌，要將嚴嵩容縱家人出本放債字樣，具本申奏。唐瑛點頭道：「如此甚善。」三人遂聯銜上本入奏。嘉靖看了，心中偏袒著嚴嵩，乃親批本尾云：嚴二借主放債是實，干連家主，殊屬有因。此所謂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者也。朕已洞悉其情。茲著將嚴二枷號三個月，期滿杖釋，以警將來。嚴嵩著革職留任，以示失察之咎。張老兒免議。欽此。

旨意下了，三部大臣只得遵旨發落。正是：世上無財不為悅，朝內有人好做官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